

中国古代秘史

肆

· 理想藏书系列 ·

吴登美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秘史

吴登美 主编

第四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四卷 目录

清代秘史下

嘉郡王参观欢喜佛	乾隆帝娱乐如意洲	(1)
夺宠争风深夜行刺	非人不暖奉旨纳妾	(3)
公主矜存贤妃封后	刺客正法教徒攻宫	(4)
勇皇孙宫中杀贼	贞节妇湖上亡身	(6)
病相思嘉庆驾崩	戒奢华道光好俭	(8)
焚鸦片总督蒙冤	毁遗摺九泉含恨	(10)
憨兰嫔自取其祸	悍皇后大逞雌威	(12)
祖制重行皇帝惧内	谗言惑主太子亡身	(14)
上行下效王府出命案	恩断义绝保姆逞威权	(15)
智公主除奸逐保姆	刁皇孙起祸闹宫廷	(17)
天子悼亡佳人薄命	贵妃争宠皇后沉冤	(19)
现彗星各地起刀兵	摆敌氛全州动干戈	(20)
咸丰帝嗣统诛奸臣	赛尚阿奉旨督军务	(23)
洪秀全定都续汉统	叶赫女人宫应异识	(24)
花满凤城生丽质	歌闻梅阁动江城	(26)
枫落秋江官运冷	月笼春水女恨悲	(27)
一门孤寡伴旅魂	片舟万里惊噩梦	(28)



送奠仪张冠李戴 选秀女别母离家	(30)
佳人有意点缀桐荫 天子多情名题四春	(31)
九重春色迷莺燕 一曲清歌引凤凰	(33)
平内乱曾国藩晋爵 启外交杜受田面君	(34)
兰贵妃月下生皇子 咸丰帝永巷囚懿妃	(36)
联军乘虚窥北京 咸丰星夜走热河	(38)
烧明圆二春遇劫 成和约一党弄权	(40)
草遗诏龙驭上宾 索国玺虎将进宫	(41)
肃顺阴谋杀幼帝 懿妃妙计诛奸臣	(43)
为国除奸肃顺授首 吊民伐罪左李封侯	(44)
同治帝悠游燕市 安太监正法鲁垣	(45)
同治帝妙计选皇后 慈禧后秘议立嗣君	(47)
病榻伤心书密诏 寝宫开嘴犯慈威	(49)
大义灭亲恭王贬子 小人设计慧妃诤后	(52)
孝哲后绝食殉君 吴御史尸谏大统	(53)
违祖训宫中演淫剧 失母仪市上访名医	(54)
传奶妈西宫讳疾 焚遗诏东后晏驾	(56)
举丧仪慈禧抗法 争典礼恭王免职	(58)
清流党具摺驳朝旨 松筠庵会议保贤良	(59)
醇亲王托病居家 高道士募捐修庙	(61)
光绪大婚归国政 庆王筹款建名园	(63)
慈禧后游览颐和园 李莲英值宿乐寿堂	(65)
呈园图奏答买卖街 折荷花竟成名利场	(66)
福太太记联玉带桥 二格格读篆铜牛铭	(68)
光绪帝大开群臣宴 西太后参拜灵雨祠	(70)
颐和园珍妃受责 御书房翁傅论才	(71)
绘园图缪素筠得赏 用库款阎敬铭调任	(74)
报旧仇移祸珍瑾 擢新进起用康梁	(76)
辞旧岁太后调五味 贺新年皇帝救二妃	(78)
庆元宵皇亲婚配 祝万寿中日交锋	(80)
停庆典愁云惨雾 打败仗辱国丧师	(82)
马关会议割地求和 羊城谋泄弥天革命	(82)
荣禄夤缘升直督 德宗点剧讽西后	(85)

康主事热心变法 恭亲王忧国病薨	(87)
谭嗣同微服赴小站 怀塔布藏摺献西后	(89)
请剪发掀起政潮 练新兵议除旧党	(90)
袁世凯变计入京 康有为乘机逃沪	(92)
光绪帝幽禁瀛台 维新党尽忠菜市	(94)
寇总管撞死深宫 珍贵妃再囚永巷	(96)
接木移花成孽果 红灯碧血祸萧墙	(98)
废光绪册立大阿哥 出晓谕保护义和团	(100)
拳民肇祸扰京师 议和捐躯谏太后	(102)
义和团围攻使馆 王子宾殉义市曹	(104)
殉国难珍妃落井 改民服太后蒙尘	(106)
赛金花周旋内外 李传相劳卒病死	(108)
炸督署志士捐躯 筹军饷华侨奋臂	(110)
深恨绵绵驾归宫掖 强邻眈眈祸延东省	(112)
阴气惨惨鬼闹园林 大言煌煌官禁鸦片	(114)
实弹击仇杀身成仁 满斛饮恨借酒消愁	(115)
光绪帝饮恨宾天 慈禧后戒烟晏驾	(117)
两祧皇宗溥仪正位 一雪帝恨袁氏出京	(119)
监国摄政前后参照 卖官鬻爵上下通行	(121)
汪兆铭弹炸摄政王 温生才枪击孚将军	(123)
黄花岗七二烈殉难 佛山镇三点会鏖兵	(125)
政以贿成贝勒受谤 路归国有川民争权	(127)
革命军兴武汉失守 逊位诏下母子退政	(129)
阴谋帝制袁徐逼后 污蔑皇室溥伦封官	(132)
昙花一现谋复辟 霓裳三奏泄春光	(135)
国民军铲除封建制 清帝妃实行平民化	(137)
皇气消尽东陵被盗 民权勃兴南京建都	(139)

民国秘史

民国朝野内幕

孙文入狱	(142)
------------	-------



救亡图存求变革	(143)
宣统帝让位	(145)
张勋复辟,溥仪完婚	(148)
陆荣廷抢亲	(153)
顾维钧的“桃花运”与“官运”	(156)
民国第一任总理被杀	(158)
廖仲恺遇刺	(164)
利用中山舰事件夺权	(167)
皇姑屯事件	(170)
陈其美与青帮的关系	(171)
张少帅干掉“小诸葛”杨宇霆	(177)
沈玄庐归乡被刺	(182)
蒋纬国身世	(184)
熊凤凰六六娶娇妻	(188)
马君武三走“桃花运”	(190)



清代秘史下

嘉郡王参观欢喜佛 乾隆帝娱乐如意洲

话说那文津阁西面有平台一座，高与檐齐，四围丛桂成荫，是皇帝中秋赏月的地方，宫中景色，四时不尽。乾隆帝在里面，好似身在江南一般不二。皇帝每与妃嫔玩笑到厌倦时候，便把公主和太子唤来，父子说笑。又把大臣的子女召进宫去，陪伴太子兄妹二人。而常常被皇帝召唤的，便是和珅的儿子名丰绅殷德，纪晓岚的女公子名韵秋，他四人年幼无猜，倒也十分要好。

有一年夏天时候，皇太子陪着父王在东阁里避暑，见阁下花地上花鹿成群，皇帝想考考皇子骑射的本领，便唤颉琰拿着弓箭下楼去，须一箭射中鹿头，便赏他金鞍一副。那皇太子奉命，赶下楼去，皇帝倚在楼窗看他，果然这箭正中鹿头上。乾隆十分欢喜，忙吩咐赏他金鞍，王珅的儿子站在一旁，看了十分羡慕，立刻跪在地下，也求皇上试他的弓箭。乾隆帝笑着问道：“你也能射中鹿头么？”丰绅殷德，一面磕头，一面奏道：“小子不但能射中鹿头，且能射中鹿眼。”乾隆帝原是很信任和珅的，如今见和珅的儿子有如此的本领，又看他面貌俊秀，更为欢喜他，说道：“你果能射中鹿眼，朕不但赏你金鞍，还要招你做驸马呢。”和珅站在一旁，只怕儿子疏失得罪，正要拦住，后听说皇帝要招他做驸马，他便不好阻拦，忙替儿子跪下来谢恩。

侍卫官送上弓箭来，丰绅殷德接过就走下楼去，正有一群花鹿，从树林里走出来，只见他弓开满月，嘯的一声响，一支箭直飞出去，那面一只牡鹿眼上着了一箭应声而倒。此时楼上楼下有许多妃嫔宫女看着，只听得一声娇声喝好，侍卫把射倒的这只鹿，献上楼去。那皇帝看时不偏不倚，果然正中鹿的右眼眶内。乾隆帝说声好，吩咐赏他金鞍一副，叫他陪着皇太子到柳堤上去骑马玩耍去。

这时皇太子见丰绅殷德，胜过了他，心中便觉不快，因此便恨和珅父子二人。现父皇发命，他不敢不依，便懒洋洋地和丰绅殷德走下楼去。那乾隆帝在这里便把公主的亲事，当面说定了，和珅也不好推辞，只有磕头谢恩而已。

这时恰巧到了乾隆皇帝万寿的日子，那满汉百官，先期赶到热河来的固然很多，还有那内外蒙古的部主，朝鲜、西藏、郭尔喀、安南、缅甸、暹罗各国的国王，各带了家眷侍卫们到行宫里来，准备拜寿。此外还有俄国、英国、法国、荷兰国，各国的使臣，也来代本国国王道贺。一时这热河地方，人拥马挤，十分热闹。乾隆帝派和珅做领班大臣，在外面替皇帝照料一切，那和珅终日 and 这班外臣周旋着，那班外臣谁不要讨他的好，暗地里金银珠宝，不知送了多少。

内中有一个内蒙古小中主喜塔拉，与和珅最知己，和珅知道喜塔拉有一个格格，生得十分美丽，他就去做媒，奏明乾隆帝，说那格格如何贤淑，如何美丽，请皇上选配给皇太子做妃子。皇帝原是听信和珅的话，一面照例打发了两个保姆去验看喜塔拉的女儿，那保姆把这位格格领到秘室里，卸去衣服，从头颈面部看起，直看到下身，果然是骨肉停匀，



肌肤白嫩。验毕回宫复旨，皇上下谕行聘，把喜塔拉氏聘为皇太子的妃子。又把皇太子加封为嘉郡王。乾隆帝又怕嘉郡王年幼不懂得人道，便领他到喇嘛庙内秘阁里去，那塑着的美人，解开衣襟，上身下身看过，又领他去看殿里的欢喜佛，此后便成了清官的例规。凡是太子大婚必要领他到热河宫里去观看欢喜佛。那嘉郡王平日和那班文学大臣亲近，颇懂得读书，举动也文雅，性情也方正。自从这一次游过喇嘛庙以后，不知怎的，他和一个汉章京姓侯的小姐好上了。两人常常背着人幽期密约，暗去明来。后来给侯章京知道了，索性把女儿悄悄地送进郡王府去，嘉郡王把她藏在府里，朝夜寻欢，合府的人都称他侯佳氏。后来郡王娶了喜塔拉氏以后，把侯佳氏封做瑨嫔。那时还有一个汉女选进宫去的刘佳氏封做妃，一个钮祜禄氏封做贵妃，这都是后话。

如今且说乾隆帝到了万寿的这一天，在万树园里，受内外臣工的祝贺。这时热河行宫里的热闹，自不在话下。热闹了三天，乾隆帝这时忽然又想起了一个新鲜玩意儿来。他到了热河，虽新收了许多妃子，内中要算喀喇沁妃和塔固妃，最宠爱的了。后来他见各部藩王带来的女儿，都打扮得异样风流，尤其是那西洋女子，长得天然白净，风度翩翩，皇帝不知不觉厌弃自己的妃嫔了。便暗地里授意给和坤，说中国皇帝，受万方女子玉帛的供养，如今玉帛有了，独少那女子，如今朕须选几个外藩的女子进来，养在行宫里，朕早晚和她们盘桓着，也可以采风问俗。

和坤受了这个旨意，格外高兴。回相府去，和他的亲信幕友计议着。那幕友便献计，先派人到四处去采选外藩秀女，一面在行宫里，建造起一座列艳馆来，不到半年工夫，那房屋也造成了，美女也送到了。皇帝在如意洲里，召见各美女。如意洲原是乾隆和妃嫔寻欢乐的地方，里面有一座镜厅，四面嵌着落地大玻璃镜，人走在里面，照在镜上，立刻化成了十多个影儿，皇帝在这里面看美女，那班美女，有的从蒙古选来的，有的从满洲选来的，有的是从朝鲜选来的，有的从准噶尔选来的，有的从回部选来的，有的从西藏选来的，有的从日本选来的，有的从琉球选来的，有的从安南选来的，有的从缅甸选来的，有的是从暹罗选来的，有的是从南洋群岛选来的，也有从印度选来的。

一共是十三处地方，每处两位美人，一正一副，皇帝一一传到御座前去，细细赏识一番。每唤进一个美人来，由宫中的管事妈妈，上去解开她的衣衾，搜检一番，才许她走近御座去，又有领班的保姆教导她跪拜的礼节。那班美人，也有浓脂艳粉的，也有淡妆素抹的。她们初近天颜，都有些羞怯的样子，皇上却和颜悦色地问她们的话，有不懂话的，由通事女官，在一旁传话。皇帝看到合自己心意的美人，便亲自伸手去扶她起来，拉近身去，看她的手脸。内中有一位日本美女，名千代子的，长得柔媚娇艳，一个印度美女，长得俊俏活泼，一个西洋美女，长得白腻苗条最叫人看了动心。

当夜皇帝便把三位美人留下了，在如意洲中一连七天，不放出来，后来圣旨下来，封西洋美人为列艳馆第一妃，千代子是第二妃，印度美人是第三妃。后来皇帝独幸第一妃三天，才到列艳馆去，遍幸诸美女。

皇上最爱到第二妃院子里去，那院子纸窗木屋，纤洁无尘，进门便是坑，一走进屋子，便脱下靴子，倒在坑上，拉着那千代子，什么都玩了出来。后来给第一妃知道了，心怀怨恨，她觑着皇帝不在院中的时候，赶过去揪住千代子的头发，两人在坑席上厮打起来。宫女们急报与皇帝，乾隆亲自来看，又拉着第一妃的手，到她院子里去住宿。那第一妃的院子，一式西洋装扮，第一妃又亲自做着菜，孝敬皇帝吃着，别有风味。正是：

欲谈天宝当年事 白发宫人说不清

要知后事如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夺宠争风深夜行刺 非人不暖奉旨纳妾

话说乾隆因第一妃做菜别有风味，便在她院子里住了三夜，到第三天晚上将睡的时候，忽见那千代妃子手里拿着东洋刺刀，跳进屋子来行刺。那西洋妃子急举手拦时，那东洋刀是有名锋利的，早把那西洋妃子的右臂削去了。皇帝大惊失色，内侍们赶来，把千代妃子擒住，皇帝大怒，喝叫推出宫门腰斩。那春阿妃知道了，便连夜来见皇帝，劝着皇帝道：“那班美人，来自四夷，野性未驯，皇上万乘之驱，当自己保重，不可过于留恋，免遭非常之祸。”

这一番话，说得是有情有义，皇帝见了春阿妃，不觉想起旧情，便又临幸到春阿妃宫中去。从此乾隆帝对于列艳馆的兴致也冷淡了。

还有一件特别风流的趣事，皇帝因为编《四库全书》目录，这时总纂大臣是一个纪晓岚，皇帝要他代做序文，又怕给人知道，便把纪晓岚留在宫中御书房里，两人常常商量着，如何编制，如何措词。这时纪晓岚留在宫中，已有四天，每夜孤凄凄的一人睡着，浑身骨节胀痛筋肉抽动。到了第四天上，乾隆帝吩咐他书房里养息一天。

到了天晚，平日是太监来替他叠被铺床的，这时忽然进来了两个绝色的宫女，见了纪晓岚行下礼去，把个纪晓岚慌得手足无措。那宫女行过了礼，笑盈盈地上去，替他叠被铺床，纪晓岚连说不敢劳动。这两个宫女好似不曾听得一般，叠好了被，一个宫女上来，扶他上床去。纪晓岚这时既无处躲避，又不敢声张，只得听这两个宫女摆布。那两个宫女一边说笑着，一边替他脱衣帽鞋袜，扶他上床睡下。看看那两个宫女，依旧不想出去，竟卸了簪环，脱下衣衫来，并肩儿坐在床沿上，要钻进被窝来。到这时纪晓岚不能不说话了，便坐在床头，连连向两个宫女打恭作揖，说道：“求你们两位出去吧，这事是万万动不得，可怜我一个穷读书人，巴结到这大学士的位分，也不是容易事体。如今这一来，明天传出宫去，岂不是全毁了。不但我一生功名性命都毁了，便是你两位小姐姐的名节也毁了，俺们今天这一来，明天可还想活命吗？求两位小姐姐饶我一条老命吧，趁早没人知道，悄悄出去罢，倘然给公公们一知道，便不妙了！”

这两个宫女说也奇怪，任这纪老头儿再三哀求着，她们总是自己做自己的。慢慢地看她们脱去外衣，露出里面的银红小袄儿，下面葱绿绸裤子，骨碌一钻，钻进被窝来了，纪晓岚到了此时，也是无可奈何，只得学老僧入定的法子，闭上双眼，眼对鼻，鼻对心，直挺挺地躺下。无奈那一阵阵的脂粉香气，送进鼻腔来，令人欲睡不得，正在万分窘态的时候，忽听得窗外一声喊道：“万岁爷有旨，念纪晓岚年老，非人不暖，特赏宫女两名，在御书房中伴宿，以示朕体贴老臣之至意。钦此。”那纪老儿颤巍巍地趴在地下，听过了圣旨，谢过了恩起来，心才放下。

当夜一宿无话，第二天起来，精神十分清爽。皇帝出来，纪晓岚又跪下来连连叩头谢恩。从此以后，这两个宫女终日伴着纪晓岚，在御书房添香拂纸，叠被铺床，直到他编书完成，退出宫来，乾隆帝便命他把这两个宫女带回家去，算是姨太太。

到了乾隆六十年，那乾隆帝让位与皇太子。九月初一早朝，众大臣在勤政殿上，乾隆皇帝下谕说，朕即位之初，便对天立誓，如能在位到一个花甲的年数，便把皇位传给太子，不敢和圣祖在位六十年的数儿相同，如今已是乾隆六十年了，朕已遵照列祖成例，把太子的名字写好，预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便立刻派满汉两位相国，带同内监们到正大



光明殿上去，把那储藏太子名的金盒拿下来，当殿打开一看，见上面写着册立皇十五子嘉郡王颀瑛为太子，以乾隆六十一年为嘉庆元年，有承宣官当殿把诏书读过，文武百官一齐跪贺。那嘉郡王一面接诏书，一面接待众官员，又自己对众人说了许多德薄寡能的客气话，百官退出宫以后，忙赶到父皇宫中去谢恩。

那时太子的生母魏佳氏，已封为第一贵妃，见了儿子，又劝勉了一番。到了第二年元旦早朝，乾隆帝御太和殿，行过禅位礼，把那传国宝玺，亲自授给嘉庆皇帝，称做仁宗睿皇帝，又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帝。这一年是太上皇八十六岁万寿，不但文武百官都来贺寿，便是那满蒙回藏各盟旗的贝勒台吉以及各外国使臣，都来上寿。皇帝下旨在太和、中和、保和三个大殿上赐宴，又召集各省官绅年在六十岁以上三千人，在圆明园中举行千叟宴。太上皇在宫中带领妃嫔皇帝皇后各皇子福晋开一个家宴，嘉庆皇后便是喜塔拉氏，当时皇后拜过太上皇的寿，太上皇便亲自将孝贤皇后遗留下来的东珠帽珠，和东珠朝珠，赏给喜塔拉后，又把许多珍宝赏给各皇子福晋。

这时只有那春阿妃还活着，陪坐在一旁，太上皇见了春阿妃，想起从前少年时候，许多风流韵事，便忍不住伤心起来。有了年纪的人，又因荒淫过度，后来白莲造反，好不容易把那教徒齐二寡妇剿平了，乾隆帝受不起惊吓，正月初一这一天，就死在乾清宫里，好一个十全天子，就算完了，正是：

十全美誉今何在 一旦无常万事休

要知乾隆死后，宫闱中如何情形，且听下文分解。

公主矜存贤妃封后 刺客正法教徒攻宫

话说乾隆皇帝薨后，嘉庆帝与和坤，早有深仇，众大臣因希承意旨，纷纷奏参，和坤贪赃枉法，弄权舞弊，种种大逆不道的罪。内中要算监察御史广兴，吏科给事中王怀祖，参得最是厉害。说和坤有大逆之罪之十，有可死之罪之十六，真是一字一刀，骂得他体无完肤。嘉庆帝共收到参摺六十八扣，勃然大怒，立刻下旨，命成亲王仪亲王带了御林军去捉拿和坤。

隔了几天，那许多会凑趣的官员，纷纷上摺，说和坤贪赃枉法，贻误军机，心怀异志，大逆不道。有的说应该斩首的，有的说应该凌迟到碎刮的，有的说应该灭族的。嘉庆帝看过了奏本，心想这和坤是先皇的宠臣，如今皇考宾天久我，便将他正法，在朕心实有所未安，如今朕格外施恩，赐他一个全尸罢。立刻下旨说，姑念和坤是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耐之中，免其肆市，着加恩赐令其自尽。至于和坤之子丰绅殷德，亦属罪无可道，只因其早年尚主，和孝固伦公主，平日又最为皇考所宠爱，朕今仰体皇考慈爱之心，曲加体恤，若骤将丰绅殷德革去职位，降为平民，则于额附体制不符，其原有和坤公爵，应照议革去。著加恩另赏伯爵，今丰绅殷德承袭，自朕加恩以后，该额附只许有家静守，不准出外滋事。

这道旨下去以后，刘相国当即到刑部大堂，把和坤从大牢里提出来，验明了正身。把圣旨宣读一过，和坤朝上拜过了圣恩，不觉掉下眼泪来。当有番役把他推进一间空屋里，那屋梁上挂着一幅白绸子，和坤便在那白绸上吊死了。自从和坤死了以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密奏那福尚书有心济恶，皇帝也把他下狱治罪。又有人奏大学士苏凌阿是和坤的婚亲，皇帝也勒令他休致。又有人奏说侍郎吴省闾李潢太仆卿李光云，都是和坤引用的人，皇帝一律把他们降职调用。这一场大惨案，闹得人人胆战，个个心惊。亏得这时白莲匪次第肃

清。到嘉庆四年二月，那匪魁王廷诏被将军明亮擒住，徐天德也跳海溺死。那经略大臣和三省总督都奏称大功戡定，嘉庆帝便在京城里祭告陵庙，封赏功臣。

看看国家太平，皇帝便打算举行巡狩典礼，西幸五台山去，忽然那皇后喜塔拉氏，一病薨逝，嘉庆帝十分伤心。那钮钴禄氏，原是十分贤德的，皇帝平日也十分宠爱，便册立钮钴禄氏做了皇后，照例晋封后父恭阿拉做承恩公，那皇后却再之辞谢，满朝文武官都上奏章称她是贤后。直到喜塔拉后灵柩出殡以后，皇帝才慢慢地去了伤心，在宫中闲着无事，又打算出幸五台山去，不料那西北角天上忽然出现了一颗慧星，钦在监奏劝皇上慧星出现，主有刀兵，不可出幸。那时有个八卦教即白莲教变相，徒党遍布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他们有两个教首，直隶的是林清，河南是李文成。恰值直隶岁荒，饥民啸聚，林清便趁机召集，并约定李文成同于闰八月十五日发动，又通知熟悉太监屈期内应。不料这鬼祟计划，却被河南滑县知县强克捷侦知，他赶紧具文禀请抚府发兵，均置不理，他暗想，李文成是滑县人，我是滑县知县，乱事一出，我要负责责任的，那时抚府必还责我不会防备，在这地步，到不如先发制人，就是我死了，也算尽忠国家保护百姓。主意打定，便即密集衙役，所有巡夜的灯笼，拿人的家伙，统令备齐，克捷当下坐轿出来，并令衙役不准吆喝，悄悄前走。衙役等都不知县官要往何处办案，只好遵令照办，走东转西，全由克捷亲自指点。直至走到一个僻静地方，见前面有一座院落，街门虚掩，这便是教首李文成住处。克捷自领一半衙役，推门蜂拥直入，李方成方才吃过晚饭，正在屋里踱来踱去，忽听得街门哗啦开的声响，接着便是许多人脚步声，心中惊异，方想转身出来，克捷已先抢步进来，一见文成，喝令拿住，衙役一齐上前，使用铁链套头，牵曳而出，令衙役锁押回署，立时坐堂审问。文成抵死不承认那私立教会定谋暴动的行为，克捷连用严刑拷讯，文成硬抗到底，不曾招出半字来。最后克捷吩咐衙役把夹棍收紧，并连敲打，当把文成脚胫夹折，晕倒地下。克捷令将冷水喷醒钉镣收监，那直隶林清在京中和宫里的太监，都有交情的，便拿银钱买通太监，趁嘉庆帝出幸五台山的时候，在宫中起事。

谁知那嘉庆帝听了钦天监的话，便中止巡狩的事，林清看着计谋不成，便另用方法，去买通一个刺客，去行刺嘉庆帝。这刺客名叫盛得，原是内务府的厨役，在皇宫里算他第一个有气力的人，林清便运动太监们引他见面，林清便送他六万两银子，在他们同党崔士俊家里过付，又许他事成以后，封他做王爷。盛得满口答应，回到宫里。

这一夜正是八月中秋，嘉庆帝驾幸圆明园的涵灵朗鉴台上，开筵赏月，那班妃嫔宫娥都陪坐在两旁。八驸马在台上值班，盛得也在台下侍卫，酒吃到半酣，嘉庆帝起来小便，后面跟着三五个太监。忽见那盛得抢上台来，急急跟在皇帝的身后，那太监们看他脸色有异，忙上去拦住，盛得袖子里拿出雪亮的钢刀来，那太监胸口着了一刀，倒地死了。盛得丢下太监，直奔皇帝，嘉庆帝见事急了，一旁嘴里嚷着有贼，一旁绕着一株大桂花树逃着。八驸马在台上听得皇上的喊声，忙赶过去，见盛得手中擎着尖刀，正绕着树追着皇上。八驸马大吼一声，跳上去，把盛得两手捉住接着。那班御林军也赶来，四面围住了，发一声大喊。讲到那盛得的气力，原胜过八驸马，在这时候，他见人多了，心也慌了，手也软了，两眼瞪瞪地望着八驸马的脸，一动也不敢动。御林军一拥上前，把他捉住，送到刑部大牢里。当夜六部九卿，都到圆明园来叩问圣安，嘉庆帝吩咐在朝的王公大臣和六部九卿会审刺客。

这时由张观齐相国主审，张相国连审了九日，审不出一句口供来，又用大刑逼着他，也闭着嘴不说话。张相国却也没奈何他，把这情形奏明皇上，嘉庆帝吩咐不用审了，推出碎割了吧。张相国奉着圣旨出来，把盛得定了凌迟的罪。

谁知盛得在京中送了性命，那京外的八卦教，却越闹越利害。在滑县的教徒于九月初七日，杀入滑县，杀官劫狱。到了那天，聚集三千余人，直入滑城，一拥扑进衙署，一班



衙役，早已东逃西窜，慌忙逃走。时克捷闻变，并不惊惶，忙整衣冠出去，打算开城晓谕众叛徒，以便改邪归正。教徒见了克捷，就如仇人一样，不等克捷开口说话，当即齐上砍杀，顿时血溅庭阶，魂返太虚，又复闯入内室，把县官眷属围住，乱杀乱砍，全都死于非命。教徒反身到了狱内，救出李文成，留他在滑县养病，议定分两路进兵，同时直隶省的长垣、东明、山东省的曹县，定陶、金乡各州县，一齐响应，林清却带着二百名死党，埋伏在京城里，一面听京外的消息，一面打通了宫中的太监，约定九月十五日半夜，在菜市口会齐，从宣武门杀进宫去。

这一天果然大乱起来，忽见满街的教徒，拿着刀枪，横冲直撞，看他们打进东华门，西华门去，便有太监刘得才杨进忠一班人，在里面接应，又有那总管太监阎进喜，在宫内接应。这时东华门西华门的护兵，见教徒来势凶猛，急闭门时，已来不及了。五七百个教徒，杀进东华门，直杀到弘德殿。又有太监从宫里杀出来，那班宫娥秀女，吓得娇声啼哭，宫内顿时大乱。那西华门也有五七百个教徒杀进去，御林兵士忙把宫门紧闭，死力抵御。这时嘉庆帝恰巧巧不在宫中，前几天已到圆明园去了，宫里留下的侍卫又不多，两面抵敌了多时，西华门已打破了，教徒一拥而进，杀过尚衣监文颖官，直到降宗门，侍卫们且战且退。忽然太监们，自己也杀起来，一时喊杀连天，血流遍地，一班妃嫔，住在翊坤宫永和宫咸福宫的，听了这喊杀的声音，慌做一团，有几个胆小的宫嫔，早就投井死了。正是：

方在法场刚刺客又见宫门喋血来

要知教徒攻入宫中如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勇皇孙宫中杀贼 贞节妇湖上亡身

话说教徒攻入宫中，无人抵挡得住。这时二皇子旻甯和诸王贝勒，正在上书房读书，听说宫中有变，便不慌不忙，唤太监们拿我的鸟枪和腰刀来。太监们送上鸟枪腰刀，他便召集了二十几个太监，说道：“跟着俺跑。”他领着太监，走到养心殿门口，只见一群教徒，正喊杀奔来。二皇子吩咐快关上养心殿，又命令太监爬上墙探望，见有人爬上墙来，便出其不意地拿棍子打下去。有许多教徒被太监们打得脑浆迸裂，死在墙下。教中有几个头目看了，便鼓勇气，一手拿着白旗，抢先爬上墙来，墙东面便是大内，那贼人在墙上喊着，向东奔去。二皇子站在养心殿阶下，拿起鸟枪，觑得亲切，一连打死了两个头目。贝勒绵志，站在皇子左首，也放枪打死了一个头目，教徒看看养心门有人把守，便赶向东华门去，和别股同党会合。

这时东华门的教徒，已打进宫门，正要抢进阿哥哈门去，忽见一个大汉，上身赤着膊，浑身皮肤黑得和漆一样，手中拿一支粗重扁担，大喝一声道：“你们反么？”轮着扁担横扫过来。那班教徒见他来势凶恶，便大家围上去，和他抵敌。那大汉一条扁担，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打得车轮似地转，被他打着的，不是打得断腰折臂，便是打得头破血流，二三百人被他打死一半。

这时另有一队教徒，从西华门绕过来，帮着去打煤黑子，那教徒愈来愈众，足有一千人人，任你如何大力，也抵挡不住了。那三馆的吏役，爬在墙头，眼看着煤黑子被许多教徒，一拥上前，乱刀斩死。那煤黑子临死的时候，一边嘴里骂着人，一边还拿拳头打死几个人，才倒地死了。那班教徒见打死了煤黑子，便要抢上宫墙来。这时后面的虎贲军士也到了，那班留守京中的诸王大臣，也率领禁卫兵，从神武门进来。两面军队，围住了一阵

厮杀，把那班教徒直杀出中正殿门外。

这时天已傍晚，那宫中的路，教徒是不熟悉的，看看逃到死路上去，被官兵追杀一阵，沿途被杀死的也不少，教徒被他们逼到一个墙角，正要上前去捕捉，忽然天上下了一阵大雨，霹雳一声，又打死了许多教徒。其余的一个个都拿着绳子绑住，送到九门提督衙门里去审问。招出他们大头目林清，在黄村地方守候消息。提督官派了一大队兵士，星夜到黄村去，把林清捉住，解进京来。

第二天嘉庆帝从圆明园回来，亲自升座审问林清，那林清又供出许多同谋的太监来。嘉庆帝派侍卫官，把那班太监一齐捉来，审问明白，下旨把林清和同谋的太监，一齐腰斩，其余教徒，一律正法。一时血淋淋地杀下三百多个人头，在京城里大街小巷号令，强克捷首发逆谋阖家遇害，赐谥忠烈，准建专祠。

第二天上谕下来，封二皇子为智亲王，贝勒绵志进封郡王，大学士宝兴奏称煤黑子保卫有功。这时才把煤黑子的尸身，从匪徒尸身堆里掘出来，替他洗刷，送回煤铺子去，皇帝又下旨赏煤黑子六品武功，照武阵亡例赐祭，又赏治丧银子一万两，煤黑子的妻子诰封夫人。

如今再说嘉庆帝看看内外太平，便又想出京巡狩，便在三月时候启跸，到五台山去。五月从五台山回来，又到热河避暑去。

这时皇帝又添了几个妃子，终日在园中寻乐，不多几天，采办大臣回来，又带了一座镜湖亭的模型来，这镜湖亭是浙江巡抚绘制的图样，叫巧匠玉林夫妻两人制造的。如今浙江巡抚听说皇上要大兴土木，便把这亭子的模型，和玉林夫妻两人，一齐送到热河来。嘉庆帝叫先拿亭子模型来看，内监捧上一个盒子，盒子里藏着一座小亭子。皇帝看亭子时，果然建造得十分精巧，瓦是玻璃的，柱子是用水晶的，四面墙壁上嵌着几万块小镜子，望去闪闪地射出光来，亭中间安着一架象牙床，四面都嵌着大块的镜子。

皇上看了，果然在那里赞叹，又吩咐把玉林夫妻两人传进来。那玉林见了皇帝，吓得他浑身抖动。倒是他老婆，大大方方地低着头跪在一旁。皇帝看那女人时，长得婷婷婀娜，肌肤白净，早不觉动了心。嘉庆帝不觉满面堆下笑脸来，问她姓什么，那女人便低声悄声地奏道：“奴姓董氏。”又问她你嫁丈夫几年了，董氏回说四年了，问道这座镜湖亭模型，是你和玉林两人造成的么，董氏回称，亭子的瓦檐壁柱是俺丈夫造的，里面的雕刻镶嵌，是奴造的。皇帝称赞，好一双巧手，便吩咐把玉林送进巧艺院去，听候差遣，又把董氏收入内庭，去做供奉女官。

皇宫里原有一班供奉女官，专司书画刺绣雕刻各种精巧女工。做女官的大半都是汉人，董氏一进内苑，也不叫她工作，也不叫她做事，只叫她终日伴着皇上，在琼岛春荫游玩，董氏原不肯陪伴皇帝的，无奈深入宫禁，知道倔强也是无用。后来看看皇帝性情也十分温柔，董氏向皇帝哭求，要放她出去见丈夫一面。皇帝笑着安慰道：“你好好住在这里，待一年以后，朕便打发人送你回家去。”从此董氏在宫里拨土弄泥，细细工作起来，皇帝在一旁看看，有时也替她调匀颜色，烘泥土，十分忙碌，两人静悄悄地，在屋子里，宛似民间恩爱的夫妻。皇帝常对太监说道，古时吴绛仙秀色可餐，如今我看了董氏的眉眼，却叫人忘了眠食。

这句话传到宫里去，那许多妃嫔心里都妒忌，又见皇帝终日伴着董氏，在琼岛里，不见临幸到别的宫院里来，便说那董氏是狐狸精，把个皇帝迷住了。把这话去告诉皇后，那皇后是贤慧出名，听了妃嫔的话，反劝她们不可吃醋。其实皇帝和董氏却丝毫没有淫秽的行为，只因董氏美得天仙一般，性情又十分贞静，皇帝看着她，反把他的淫心镇压住了，到极亲热的时候，只是握一握手罢了。独把那玉林丢在巧艺院里，凄凉寂寞，早晚想念他的妻子，常常求着总管太监，要和她妻子见一面，那太监说皇上留的人，俺怎么敢去唤出



来。从此玉林便半疯半癫，终日忽啼忽笑。巧艺院里的同事们，也不去理会他。

皇帝知道了，便传出旨来，把玉林官衔升到五品，又赏他二万两银子，打发两个侍卫，把他送回南边去。

谁知那玉林又带了一万两银子，悄悄地回到热河，拼命花钱，买通了宫里的太监，打听他妻子的消息。那太监见他痴得可怜，便替他到宫里去通一个信，隔了几天，那太监传出一封董氏的信来，信上说道：“天子十分多情，在宫中十个月，并未失节，现正求着天子，已允准满一年后，放我回家，夫妻团圆，即在目前。”玉林看了信，心中十分快活，从此他在外面静静候着。空下来，和那班太监在茶坊酒肆吃喝闲谈。那太监也看玉林做人和气，常常把宫中的秘密事告诉他，今天皇帝召幸第几，明天皇帝在第几妃宫中游玩，天天有人来报与玉林知道，后来又有一个太监来告诉他说，昨天晚上宫中的莹嫔，大闹醋劲，只因皇上宠爱董氏，常常到琼岛春荫里去看望她，那莹嫔忍不住气，赶到琼岛春荫，揪住董氏厮打，后来还是皇帝喝住了，那莹嫔把皇帝拉到自己院子里去了，玉林听了说道，堂堂一位天子，怎的反怕那妃嫔。那太监低低地说道，不是这般说的，俺万岁爷是多情不过的，听说那莹嫔，还是万岁爷未曾大婚以前，私地里结识下的，想起旧日的交情，不免宠任她三分。玉林听了，还流下泪来说道，有这个雌虎在宫里，只是苦了俺妻。那太监再三劝慰他说，你妻子快要放出宫来了，你也不用悲伤。

又隔了几天，看看那一年的日期快满，玉林在外面，越发好似热锅上蚂蚁，一天等不得一天了。有一天他原和宫内的总管太监约定，在湖楼上相候，停了一会，见那太监来了。楼上是卖酒的，落了坐，便对玉林说道，这几天皇上因为被莹嫔管住了，不曾到琼岛春荫来，她一个人住在屋子里做工，到昨天晚上，忽然闹出乱子来。那太监说到这里，玉林的脸也青了，太监还劝他莫急坏了身子，又接着说道，昨夜宫里打更的，才打过三更，忽听得有开动宫门的声音，俺在睡梦中，不十分听得清切。停了一会，俺又睡熟去，只听又是一声门户开动的声音，恍惚是在琼岛春荫里，接着又是一声女人叫喊的声音，俺忍不住了，急披衣起来，唤起同伴，抢到琼岛春荫正屋里去，只见她睡的屋子里窗户洞开着，走进屋子去看时，那床上的被褥，搅得一团糟，那睡鞋儿、金钩儿沿路散着，直到窗户外面栏杆边，还落下一支玉簪儿，却已打得粉碎了。这玉簪儿是她平日插戴的，俺还认得出来，只是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今天早晨，俺们去奏明皇上，皇上也打发人四处找寻，后来见太液池水面上，浮着一件小红袄儿，看那领口袖子的镶滚，皇上认得是她平日穿的，忙唤会水的钻到河底里去，四处捞寻，却又毫无形迹。那玉林一句一句地听着，起初早已支撑不住了，只望他妻还有救星，如今知道他妻子是不得救的了，他觑着太监不防的时候，只喊得一声，我的苦命妻呀，一纵身向后楼窗口一跳，太监忙上去拉救，已来不及了。那座湖楼高出湖面五六丈，玉林跳下去，直撞到水底里，那湖面又很阔，可怜他一对恩爱夫妻，只因有这样绝艺，却不料送去了一双性命。正是：

天子多情卿命薄 棒打鸳鸯两地分

要知董氏夫妻死后，嘉庆帝如何想念，且听下文分解。

病相思嘉庆驾崩 戒奢华道光好俭

话说嘉庆帝，自从不见了董氏，便渐渐害起病来，精神亦逐渐衰弱，对于朝政也无心管理。所以便将国事交与满相国穆彰阿，把国事弄得日非。这时智亲王旻甯也在行宫随侍，

因清朝是以孝治天下的，所以有十分孝心，天天在屋子里，衣不解带地服侍父皇。嘉庆帝一病六七十天，直病到第三个月上，看看自己不中用了，便召集了御前大臣穆彰阿、军机大臣、戴均元、托津，一班老臣，在榻前写了遗诏，大略说朕于嘉庆四年，已照家法，写下二皇子旻宁之名，密藏正大光明匾额后，现在行宫随辟。朕逝世以后，着传位于二皇子智亲王旻宁，汝等身受厚恩，宜尽心辅导，嗣皇务宜恭俭仁孝，毋改祖宗成法，钦此。

这道谕旨下了以后，到第二天，嘉庆帝便逝世了。把个智亲王哭得抢地呼天，当有许多大臣，请智亲王在太和殿即位，受百官的朝贺，改年号称道光元年。这道光帝，在年轻的时候，虽然勇敢，性情豪爽，举动漂亮，对银钱上却十分精明。说做人总须省俭，见了大臣们，总劝他节省费用，那班大臣们都是善于逢迎的，听了皇上的话，便个个装出穷相来。内中第一个刁滑的便是那穆彰阿，他每次上朝，总穿着破旧的袍褂，皇帝见了，便称赞他有大臣风度，他却在外做出许多贪赃枉法，穷奢极恶的事体。不多几天，满朝的臣子，都看看他的样，个个穿着破旧袍褂，从殿上望去，好似站着两排化子，那皇帝便是个化子头。从此以后，官员们也不敢穿新袍褂了。一时京城里旧货铺子里的破旧袍褂，都卖空了，卖的好价钱。起初还和新袍褂的价钱一样，有许多官宦人家，把崭新的袍褂，拿到旧衣铺子里，去换一套破旧的穿穿。后来那旧袍褂越卖越少了，那价钱飞涨，竟比做两套新袍的还贵。有几个官员，无法可想，只得把新的打上几个钉子，在衣襟袖子上，故意弄上油泥，皇帝看了，才没有话说。

后来慢慢到了冬天，大家都要换皮褂了，家里原都藏着上好的细毛皮甬，只怕穿出去受皇上的责备，大家都忍着冻不敢穿。后来有一个英武殿大学士曹振鏞，却是天性爱省俭的，和道光帝可以称得一对儿，因此道光帝也和他十分谈得入港，每天总要把这位曹学士召进宫去长谈，太监们认做皇上和大学士在那里谈国家大事，谁知留心听时，每天谈的都是家常琐事。有一天曹学士穿一破套裤进宫去，那两只膝盖上，补着两个崭新的掌，道光帝见了，便问道，你补这两个掌，要花多少钱，曹学士奏称须三钱银子，皇帝听了十分诧异，说道朕照样打了两个掌，怎么内务府报销五两银子呢，说着揭起龙袍来，给曹学士看，曹学士没得说了，只推说皇上打的掌，比臣的考究，所以价格格外贵。道光帝叹了一口气，从此逼着宫里的皇后妃嫔，都学着做针线。皇帝身上衣服，有破绽的地方，都交给后妃们修补，内务府却一个钱也不得沾光。弄得那堂司各官穷极了，都当着当头过日子。道光帝还说宫里的开销太大，又把许多宫女太监们遣散出宫，叫他们自寻生活去。偌大一座大内，弄得十分冷落，有许多庭院都封锁起来。

皇帝也不爱游玩，终日在宫里，和那班妃嫔们做些米盐琐屑的事体。他又把宫中的费用，细细地盘算一番，便下一道圣旨，内廷用款，以后每年不得超过二十万两银圆。那班妃嫔终年不得添制新衣，大家都穿着破旧衣衫，便是皇后宫里，也铺着破旧的椅垫。皇帝天天和曹学士谈话，越发精明起来了。

他空下来常常在前门外的大街上，各处酒馆饭庄里去，打听价钱。他打听了价钱，并不是自己想吃，他却去报告皇上，那皇上听了便宜的菜，便吩咐内膳房做去。说也可怜，道光帝只因宫中的菜蔬很贵，却竭力节省，照例每餐御膳，总要花到八百两银子。后来道光帝只吃素菜，不吃荤菜，每桌也要花到二十两银子，若要另添一样爱吃的菜，不论荤素，总要花到六七十两银子，皇帝便是吃一个鸡蛋，也要花五两银子。有一天皇帝和曹振鏞谈话，便问起你在家可吃鸡蛋吗？曹学士奏称，鸡蛋是补品，臣每清早起来，总要吃四个余水鸡蛋。皇帝听了吓了一跳，说道：“鸡蛋每个要五两银子，你每天吃四个鸡蛋，岂不是每天要花二十两银子吗？”曹学士忙回奏道：“臣吃的鸡蛋，都是臣家中母鸡下的。”道光听了笑道：“有这样便宜事体，养了几个母鸡，就可以吃不花钱的鸡蛋。”当下便吩咐内务府去买母鸡，在宫中养起鸡来。但是内务府后报销，每一只鸡，也要花到二十四两银子，道光



帝看了，也只得叹一口气。

第二天曹学士又从前门外饭馆里，打听得一样便宜荤菜来，进宫见了皇上，便说前门外福兴饭庄里，有一样豆腐烧猪肝的荤菜，味儿十分可口，价钱也十分便宜。

道光帝说豆腐猪肝，朕却不曾吃过，不知要卖多少银子一碗。曹学士奏道，馆庄里买去，每碗只须大钱四十文。皇帝听了，直跳起来说道，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菜。便吩咐内监传话到内膳房去，从明天起，旁的东西都不用，每上膳只须一碗豆腐烧猪肝便了。内膳房正苦得没有差使，无可沾光，如今忽奉圣旨点菜，便添委了几个内膳上行走，忙忙地预备起来。

第二天午膳，便有这样菜来，道光帝吃着，果然又鲜又嫩，便是这一样菜，连吃了十天。到月终内务府呈上账目来，道光帝一看便是这样豆腐烧猪肝一项，已花去银子二千余两，下面又开着细账计：供奉豆腐烧猪肝一品，每天用猪一头，计银四十两，黄豆一斗，银十两；添委内膳房行走、专使，杀猪二人，每员每天工食银四两，豆腐工人四名，每天每名工食银一两五钱。此外刀械锅灶豆腐子和搭盖厨房猪棚等，共需银四百六十两，又置办杂品油盐酱醋共需银一百四十五两以上。备膳一月，计共需银二千五百二十五两。

道光帝看了这张账单，连连拍着桌子说道：“糟了糟了。”立刻把内膳房的总管传上来，大大训饬了一场。又说前门外福兴饭庄卖四十文一碗，偏是朕吃的，要花这许多银子，以后快把这一项开支取消，要吃豆腐烧猪肝，只须每天拿四十文钱，到前门外去跑一趟便是了，那总管回奏说，祖宗的成法，宫中一向不在外间买熟食吃的。道光帝听了，把袖子一摔说道，什么成法不成法，省钱便是了。那总管听了不敢做声，只悄悄地跑到前门去，逼着福兴饭庄关门。又取了四邻保结回宫来，奏明皇上，说福兴饭庄已关了门，这豆腐烧猪肝一味，无处可买。第三天天帝特意打发曹学士到前门外去踏勘过，他才相信。从此取消了这一味豆腐烧猪肝菜，那内膳房又没得沾光了，他们在背后抱怨皇帝，说再要照这样的清苦下去，俺们可不用活命了。正是：

好俭虽然是美德 贪馋还须糜金钱

要知道光皇帝后来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焚鸦片总督蒙冤 毁遗摺九泉含恨

话说这时大学士长龄，打平了回疆，把逆首张格尔槛送京师。道光皇帝亲御午门受俘以后，便在万寿山玉澜堂上开庆功宴筵，吩咐内膳房自办酒菜。皇帝又怕内膳房太耗费银钱，便传旨须格外节俭。当时请的客，除扬威将军大学士威勇公长龄以外，还有十五个老臣，便是御前大臣穆彰阿，大学士托津，军机大臣曹振鏞，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黄钊，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工部尚书初彭龄，理藩院尚书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衔都统哈迪尔，都统阿那保，致仕大学士伯麟等。这许多人挤了两桌，桌面上摆着看不见的几样菜。这班大臣却不敢举箸，只怕一动筷，便要吃光，吃光了是很不好看的。那道光帝坐在上面，也不吃菜，也不吃酒，只和大臣们谈些前朝的武功，后来又谈到做诗，便即席联起句来，有几个不会做诗的，却请那文学大臣代做，做成一首八十韵的七言古诗，记当时君臣之乐，又吩咐戴均元，把君臣同乐画成一幅图，在席上谈论了足足两个时辰，菜不曾吃得，便散席了。

那时有个福建进士林则徐，曾外放过一任杭嘉湖道，后来做江苏按察使，升江西巡抚。

他为官公正，所到的地方，百姓称颂，在道光帝耳朵里，也十分器重他。这时英国的商船，常常把鸦片烟运到中国来，在广东一带上岸，害得中国人吃了他的烟，形销骨立，个个好似病鬼一般。林则徐上了一本奏摺，说鸦片不禁，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不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御之兵。道光帝看了这奏章，十分动容。便把他升任两广总督，进京陛见，又说了许多禁烟的话。道光帝给他佩带钦差大臣关防，兼查办广东海口事务，节制广东水师。林则徐一到广东，便雷厉风行地把鸦片烟严禁起来了。那鸦片本是药品，当时海禁初开，洋货运进内地，已日多一日，因此以洋务起家的，还自不少。

怎奈林则徐这人，只知得爱民，还不懂通商条例，鸦片是害人之物，便把这鸦片当做仇人一般。这时不免迁罪洋行商人，果然追本穷源，查鸦片进口，却由怡和发售。他以为拿办一两家发售鸦片的大行店，尽法惩办，不但华商畏惧，没人代售鸦片，岂不是不禁自绝，还胜似和外人交涉。想罢，便把个怡和买办紫垣查办起来了。那伍紫垣便把这个干系，都卸在英国人身上，说英国商船上尚有许多鸦片。林则徐便逼着英国商船缴出二万三百八十箱鸦片来，放一把火烧了，那英国人却带了兵船到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地方来骚扰。

这时相国穆彰阿，因为林则徐来京陛见时，没有走他门路，自然得不到好处，早已怀恨在心。这事传到他的耳朵里，穆相国便趁机在道光皇帝跟前，说了林则徐许多坏话，说他刚愎自用，误国不浅。一面派人暗地去和英国人打通，说他们带兵船去打广东，一面又指使广东的官吏到京里来告密。有一个满御史名琦善的，听了穆彰阿的唆使，狠狠地参了林则徐一本，穆相国又在皇帝跟前打边鼓，把个皇帝也弄昏了。一道圣旨下去，把林则徐革了职，又派徐广缙做两广总督，派琦善做交涉使，与英国人讲和，赔偿了七百万两白银。开放广州厦门福建宁波上海做外国的租界。英国人还不肯，硬要拿林则徐办罪，穆彰阿出主意，代皇帝拟一道圣旨，把林则徐充军到新疆去。

这时恼了一位大学士名叫王鼎，他见林则徐是一个大忠臣，蒙了这不明之冤，便屡次在朝廷上找穆相国论理，那穆相国听了王鼎的话，总是笑而不答。有一天穆彰阿和王鼎两人，同时在御书房中召见。那王鼎一见穆相国，由不得大怒起来，大声喝问道：“林则徐是一个大忠臣，为什么一定要哄着皇上，把他充军到新疆去，像相国这样一个大奸臣，为什么还要在朝中做着大官，你真是宋朝的秦桧，明朝的严嵩，将来天下苍生都要被你误尽了。”穆彰阿听了不觉变了脸色，道光帝看他两人下不得台，便唤太监会同王鼎扶出宫去，说道王学士醉了，那王鼎在地下连连叩头，还要谏诤，道光帝把衣袖一拂，进宫去了。

王鼎回到家里，越想越气，连夜写起一道奏章来，说穆彰阿如何欺君，林则徐如何受屈，洋洋洒洒足足写了五万多字。一面把奏摺拜发，一面悄悄地回房去，自己吊死。第二天王鼎的儿子发觉了，又是伤心，又是惊慌，照例大臣自尽，要奏请皇上验看，以后才能收殓。那穆彰阿耳目甚长，得了这个消息，立刻派了一个门客，赶到王家去，要看王学士的遗摺。那王公子是老实人，便拿遗摺出来，给那门客看摺子，都是参穆相国的话。穆彰阿的门客，见是参奏穆相国的，便把那遗摺子捺住，哄着王公子道，尊大人此番逝世，俺东翁十分悲伤，打算入奏，在皇上跟前替尊大人多多地求几个抚恤银子，如今这遗摺，倘然一递上去，一来坏了同寅的义气，二来那笔抚恤的银两，便分文无着了。

看官须知，道光皇帝崇尚节俭，做大官的都是很穷，做清官的越发是穷，如今王公子听说有银子，便把那遗摺销毁了，另外改做了一本摺子，说是害急病死的，穆相国居然去替王鼎请了五千两银子的恤金，穆相国暗地里又送了王公子一万两银子，王鼎一条性命，便白白地送去，只可含恨于九泉了。正是：

有钱使得鬼推磨地下含冤说什么

要知道道光帝受了奸臣蒙蔽，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